

中国文言小说

百部经典

主编 史仲文



北京出版社

假五通神

南人^①之崇奉五通^②，犹北人之信狐也。客有贩卖阿芙蓉^③发籍^④者，往来齐楚间^⑤，非一日，阿堵充豫^⑥，乃纳粟为九品官，在籍候铨。虽煌煌章服，腰佩玉，腕跳脱^⑦，襟洋表，面架墨晶镜，而烟霞^⑧营生不肯弃，以故富且贵，居然晋绅矣。

客姓万，乳名佳儿，遂名曰佳，字颗珠。幼失怙恃，一身块^⑨然，因性敏貌俊，善蝇头楷，得为刀笔小吏^⑩。娶妻雍，颇风致，犹善艳妆。佳后弃隶^⑪学贾，精歌唱丝竹等艺，日诱良家子作狭斜游，多外宿不归。

雍独居，挑灯凝睇，对镜揶颐^⑫，见己身后，若有男子影，心疑夫婿潜回斗笑^⑬，喜而回顾，则翩翩美少年，体态妍丽，羊车^⑭中人，乃生平所绝未邂逅者也。惊欲诘，觉口噤神迷，少年已偃之坐，细腻熨贴，慰藉良殷^⑮。自陈“为五通四郎，怜子孤衾，特来相伴，未知卿卿亦如小生之痴情否？”雍欲撑拒，觉四郎肌肤中有一缕幽香，透入鼻观，又舌入己口，搅扰吮咂，心遂大动，听其所为。事讫，神顿清，四郎犹共枕。羞怯欢恋，觉天下男儿无逾四郎美。从此朝夕至，至必饮，饮必醉，醉必眠，眠必尽欢而后已。佳偶自外归，四郎仓皇窜匿，怒抽壁上刀挥之，四郎遽化白光一线，飏然从窗缝中出。问妇，妇诡云：“无所见。”然枕席上竟由此大冷落，无腻语，无欢颜。

明日，四郎又乘间来。妇泣曰：“奴方期图永好，而今已矣！”四郎面赭问故，曰：“郎既神道，何畏渠凡人？”曰：

“非也。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，为天良耳。既盗其妇，又凌其夫，人且不可，何况神乎？”言未已，佳持刀突出，四郎含笑欲去，视门外环立健儿，持弓矢以俟，盖佳之布置也。四郎牵妇衣袖，宛转哀泣，又伏地叩头，愿永绝迹。佳狂躁，刀砍其面，如败鼓声；砍其头，如败柝响。户外人又欲哄入，四郎抽掷金钱如雨，众目炫乱，始魑^⑥从胯下出。佳投刀而起，拾地下金钱，得百余两，略酬健儿，余悉入囊。

月余，妇病不起，昏昏无一言。夜忽悄起，妆饰一新，曰：“四郎来娶我矣！”佳怒曰：“既神道，何强娶有夫之妇？”曰：“嘻，子休矣！前所得金钱谓何？盖卖妇身值也。”言已，跌榻一笑逝。众闻空际果有鼓吹喧哗，人马杂沓声，逾时始寂。佳之同类，咸来吊鼓盆^⑦。佳反鼓掌曰：“仆有远志，山荆本赘疣也。”葬已，遂尽遣婢子，日挟金资走四方。后遇道士，授以金针槐角猪皮做假之法，利更倍焉。

汉中史太守，严厉非常。佳能曲意承顺，有触逆太守者，佳必故与为难，冒辱万端，有逢迎太守者，佳必预为往来，周旋尽致。守有过，佳揽任于己，曰：“太守何若是？”以故太守逢人谀赞曰：“老人虚度，悔识万生晚也。”偶与千金，嘱代购佳丽，曰：“此苏台^⑧土产，敢不奉献。”囊金往，以五百买贫家女，先与私通，迟疑不进。会太守墨败，竟攫为己之第一妾，名曰春花。

其友豫人王七，有古癖，烂铜碎玉，书画玩好，无不珍爱。佳代搜罗，凡物罕而价昂者，必暗贴己囊，仅以半价报之。以故王大信任，尝谓人曰：“天下信实，更有如万生者乎？”会同人过海，以女寄佳处，曰：“弱息破瓜年矣，仆如三年不回，听吾弟代觅婚配。”王去，佳瞰女美，诡云得坦腹。入赘日，却扇筵开，女掀帕斜睨，则须髯鬚^⑨，目灼灼

者，佳也。曰：“吾故疑是佳儿。”曰：“既有佳儿，理配佳妇。”遂攘为己之第二妾，名曰夏云。

偶乘焦叟船，过鄱阳。佳善酿，精烹调，每餐必拉焦共啖酌，欲迁东道，必坚止。翁私带小货，佳辄浑其税而倍其值。瞰翁女，船尾操楫，甚艳冶，眉目传情。询翁：“何女公子至今无佳婿？”曰：“小妮子，娇情惯，不欲嫁弄潮儿^②。至瞿塘贾，金马客，仆又难仰攀，是以迟耳。”曰：“仆不才，九品官也，未知许下玉台否？”翁掀髯笑曰：“万颗珠，四十无妇，谁敢信？”曰：“冤哉！结发死，至今尚未续鸾胶。”指天自誓，翁信不疑。比入门，结缡已三日，悔无及。翁拼闹，欲讼之官，女曰：“儿已至此，夫复何言！”佳长跪请死，崩角有声，翁长叹，拂袖去。遂以女为第三妾，名曰秋月。

偶游楚州勾栏张眉娘家，先通其女亭亭，暗订婚娶，缠头^③甚丰，有成议。眉娘太息曰：“不图吾女先有所归。青楼人珍馐罗绮，贵若嫔嫱，帷凤冠补服袿不可得，减不了恨^④耳。”佳曰：“吾九品官也，他日亭亭得花封^⑤，可贶^⑥于子。”眉默默良久，小语曰：“子娶亭亭，仅得人而不得财，且欲破其财。吾年来奁资饶富，曷易而娶吾，子既得财，我又得贵，非两全乎？”曰：“弃亭亭，奈何？”曰：“母子同事一人，古有之乎？”曰：“有，有，有！”遂附会小说，诡托无稽。入门，见已有三妇，艳眉大哭，欲寻死。佳极意温柔，化怒为喜，盖以调停冠裳^⑦之法，来处置闺阁，故众小相安，亲如姐妹。遂以眉为第四妾，名曰冬松。亭为第五妾，名曰四季。佳更筑房廊，终朝笙管，不数汉家愿老之乡矣。

闻画士柯莲善写真，邀至，写五妾，面庞酷肖，更绘楼

阁若园圃，或钓鱼，或把酒，或联句拈题，或着棋角胜，绘佳短衣淪茗于旁，若奴子状，题曰：“五美图。”工竣，佳酬以洋蚨一枚。柯争较，佳怒曰：“吾九品官也，尚不足役一画士，则捐官者何荣耀耶！”立叱之出。柯忍辱，祷于五通之庙，佳不知也。

一夜醉归，奴子篝灯，至中门止步，盖佳立童约如此。甫履庭院，闻五美房中笑声盈耳，灯光荧荧。潜诣四季，则一狐裘丈夫，偃四季扞^⑤乳，四季笑吃吃不休。怒叱走入，丈夫徐起，则貌与己同，无纤毫差。彼曰：“噫！是何妖魅，敢化吾形，来惑四季耶？吾结发为五通神所杀，想又垂涎于子。不然，施施^⑥从外来者谁欤？”抽刀而前，四季亦执剪刀相助，势甚汹汹。佳呼曰：“五娘莫信他，貌虽同，吾衣羊裘，可辨也。”旋见丈夫羊裘，而已则狐裘矣。众媼挥仗争击狐裘人，几毙。

急逸入冬松室，亦有一貂裘丈夫，抱冬松饮醇醪，拈花为枚。见佳人，语亦同前，佳曰：“吾衣狐裘，可辨也。”旋见丈夫狐裘，己则貂裘，众婢持帚争扑貂裘人。

逸入夏云房，亦有一狼裘丈夫，搂夏云抚案看春册，较量笔墨工细，闻外间哄闹，故作惊讶，告云曰：“卿勿怖，此五通也，闻渠善变，无毫厘爽，先与卿约，吾衣狼裘，若见衣貂裘者，为五通，可诱之人，利剑断其首，卿能助我乎？”曰：“诺。”果就床头拔剑授彼。佳大惊。

趋就秋月，则又一猓裘丈夫，拥秋月团炉爆栗，且啖且笑，见佳人，大笑曰：“子何人，敢入吾房閤耶？”既而自思，恍然告月曰：“想即杀吾元配之五通又来矣，吾实切齿不可忍。来大好，请君入瓮，就炮烙。”月果取床头猎网，欲罩佳首，佳呼曰：“秋娘何梦梦^⑦，吾衣貂裘，可辨也！”

旋见丈夫貂裘，而已则猗猗裘，大惊欲遁，秋月招手，更狂奔。

近春花卧所，闻磨刀霍霍，曰：“吾非君家大妇可比，不能任五通污，渠若来，吾手刃之！”瞰床上，正卧一松鼠裘丈夫，对灯吹烟，笑曰：“莫怕他，吾曾挞渠，见渠喜衣猗猗裘，见即执之，可为证。”佳愤极大呼曰：“春娘，卿床上妖也，吾万佳在此！”春花申申^②冒，曰：“万佳乃九品官，岂死魅所能冒假？”鼠裘丈夫亦笑曰：“冒假万佳，理不可解，汝不过贪淫，吾小星甚多，听自检择，何必混乱庐山真面目乎？”言已，春花掷刀出，几中肩。奔出，襖被卧厅事中，自顾己衣，仍为羊裘。

明日，诣内窃听，均有私议，或曰：“莫出门，彼四家均为五通占，吾夫妇落得逍遥，免争夕。”或云：“自家儿夫，宁不能辨？而乃为五通占，彼四家何其愚！”或互冒曰：“妮子不知耻，何不视吾房中有真郎耶？”或互诫婢媼曰：“莫乱道，恐触犯彼四家五通神也。”冬松更伏丈夫身上笑骂曰：“何如？连亭亭都为神踞，还是老娘待汝情份不薄耶？”旋闻断云零雨之声，意态衰极。潜出仰卧，见一髻发垂肩小女子，艳绝，徘徊床下，手弄烟筒，笑曰：“与郎有缘，腴颜毛遂^③。”佳大呼，以烟筒击之，女顿杳。闻屏后有男子声骂曰：“万佳无礼！我辈昆仲皆五通，与尔妾嬉，未免尔嫫，故遣小妹来伴汝寂，反恶声向人，岂真倒插沙帽翅，便妄自尊大耶？”佳悚怕，叩首连称不敢，问：“君既为神，亦知明理乎？”曰：“唯禽兽不知理。”曰：“是也，神既占娶吾妇雍氏矣，何又占吾诸妾？”神曰：“是何言欤？”既而大笑，曰：“子稳戴绿头巾^④，尚不知奸夫伊谁耶？前娶尊阍，乃假托吾辈者也，如不信，子试言，渠当日来作何状。”佳缕

述挥刀掷金等语，神曰：“若何？渠真五通，能如是之畏子乎？我辈俱在，子刀亦在，姑试为之，较真贖也。”佳哀泣，自称死罪，诸祈成全。神曰：“嘻！万佳儿，若能供养我，既不汝仇，亦使子富。”佳敬诺，从此遂事神。

一夕，梦妻雍氏珠翠盈头，锦袍玉带，门外多护从，掩泪入帏，执佳手唏嘘，曰：“万郎，何可怜人也！妾所适之四郎，乃真五通，渠之兄若弟，早为郭孝子所斩，剩渠一身，不复为厉，然威权亦炽，管领东南一角，亿万游魂都监使，士卒如云。妾每怀故剑，渠亦惨然。今闻诸妾所占者，乃假五通。言于四郎，愿效绵薄，明日领兵至，代郎驱除，乞暂避其锋，毋干犯^②也。”万欲拉与叙旧，雍羞拒起辞，黄粱^③遽醒。谨志所言。

次夕，潜伏东邻，果闻宅内戈戟交鸣声，四郎叱咤声，五妾环泣声，媼婢奔窜声。又闻四郎誓师曰：“如此假五通，横行若是，若能尽缚以献者，膺上赏！”众卒邀应战斗声。移时，四郎大呼曰：“遁其一矣，奈何？且归报夫人，再图侦捕。”旋闻空中吹螺击鼓，为四郎凯歌声。声顿寂。晨携仆入视，则妾婢皆昏迷，救苏，犹各哭其夫而不悟。视篋内黄白，则外虽扁^④，而内皆空空。阶下有黑白小花犬四，皆断头，血涔涔，想即假五通也。

整顿门庭，医治五妾，渐次就痊。收集逋负，仅剩千金。深惧食齿浩繁^⑤，若何生活。既而自喜，曰：“我九品官也，当以官为乞食左券^⑥。”尽以千金贿赂长者，授实任某县典史^⑦。甫莅任，红黑帽鸣锣呵殿^⑧，四轿游长街。忽有黑气一团，呜呜自空中奔至，内有毛手如葵扇，遽搏其颈，冒曰：“吾兄弟辈，待汝不薄，为何引恶人来肆杀戮？吾诚假五通，然不汝怨矣！”言已，手批^⑨其颊，其声甚脆，

佳大呼，死與中，五美图遂四散。

【注释】

①南人：指南方人。

②五通：鬼神名。自唐朝以来就有此名。明清二代吴中多祀之。

③阿芙蓉：即鸦片。

④发籍：同“发迹”。多指由卑微而逐渐富贵。

⑤齐楚间：即山东、湖南之间。

⑥阿堵充豫：赚了大笔的钱。充豫，充盈。

⑦跳脱：手镯。

⑧烟霞：指鸦片。

⑨一身块：指单身一人。

⑩刀笔小吏：办理文书的小吏。刀笔，古人用笔在竹简上写字，如有误，则用刀刮去重写，故刀笔连称。

⑪弃隶：辞掉文书工作。

⑫揩颐（揩，zhī）：即手支着面颊。

⑬斗笑：即逗笑。

⑭羊车：即羊拉的小车。多用于宫廷或供儿童乘坐。

⑮良殷：和善、殷勤。

⑯魑（xū，须）：副词。表示急促而且出乎意料，相当于“突然”。

⑰鼓盆：语出《庄子·至乐》：“庄子妻死，惠子吊之，庄子则方箕踞鼓盆而歌。”后因以鼓盆为丧妻的代称。鼓，击；敲。

⑱苏台：即姑苏台，位于姑苏山上。这里以苏台指代姑苏一带地区，即今杭州一带。

⑲鬢鬢（lián lián，廉廉）：须发稀疏。

⑳弄潮儿：篙师舵工。

㉑缠头：古代歌舞艺人表演时以锦缠头，演毕，客以罗锦为赠，称缠头。后来又作为赠送女妓财物的通称。

㉒不了恨：不易了却的遗恨。

㉓花封：封建时代赠给贵妇人的封诰。用金花罗纸书写，故为花封。

㉔贐贐（贐，yí，移）：移赠；转赠。

②冠裳：本指官吏的全套礼服，引申为指官宦士绅。参见清孔尚任《桃花扇·先声》：“今日冠裳雅会，就要演这个传奇。”

③扪：按；摸。

④施施：喜悦自得；洋洋自得。

⑤梦梦（méng méng，蒙蒙）：昏乱；糊里糊涂。

⑥申申：重复；反反复复。

⑦毛遂：即毛遂自荐的略语。

⑧绿头巾：汉人以绿头巾为贱者之服。元明娼妓、以及乐人家男子，并裹青碧头巾。后来又引申为指其妻子与他人有不正当行为者。

⑨干犯：触犯。

⑩黄粱：指黄粱梦。见《文苑英华·枕中记》记载：卢生于邯郸客店中遇道者吕翁。生自叹穷困，翁乃授之枕，使人梦。生梦中经历富贵荣华。及醒，主人炊黄粱尚未熟。后因以比喻富贵终归虚幻，或欲望破灭。

⑪扃镞（jué，决）：加在门窗或箱篋上的锁。

⑫食齿浩繁：指家里人口多。

⑬乞食左券：犹言向人求食有把握。乞食，向人求食；左券，契约。古代契约分为左右两片，双方各持其一，左片叫左券，由债权人收执，作为凭据。后来比喻事有把握。参见宋陆游《剑南诗稿·寓言打麦作饭》：“人生为农最可愿，得饱正如持左券。”

⑭典史：官名。元代设置，与县尉同是知县的属官，掌管收发公文。明清沿用。清代的典史还掌管缉捕和狱囚，所以典史也称作县尉。

⑮鸣锣呵殿：犹鸣锣开道，前呼后拥。呵殿，官僚出行前呼后拥的随行人员。

⑯批：手击。

郝 腾 蛟

床头夜叉^①啼，河东狮子吼，能令铁铮铮汉子丧胆寒心，恨无杜兰香^②重到人间耳。然每闻吾乡父老谈郝总兵^③事，未尝不须眉欲动。

总兵登州武世家，姓郝名腾蛟，字春霆，少以武庠获解，事父母至孝。两臂能开铁胎弓，矢无虚发。拳勇得僧耳的绍^④。貌虽如处女，然路遇不平，辄拔刀睚眦之。家赤贫，不妄干人^⑤，或樵采山林，或猎捕飞走，供菽水。然里有窘急来告，则资助之。顾东砍西砍，如杨阿若。人虽德之，而恶其横，故年已廿五，无敢以女妻者。

会礼闈较武有期，整装欲往，因贫，无仆御，无坐骑。自以雨盖^⑥襖被，弓矢刀戟负于背，以米麦菽粟蒸馍揣于裹，登堂拜别。父母诫之曰：“儿功名无庸计，所忧者性不纯，好预不干己事，犖轂下，重则弃首领，轻则窜穷边。”言已泣下。郝亦泣，言知悔。命解衣，亲为刺字于臂上，文曰：“能忠则名扬，能忍则气降。好勤职，报君王。毋贾祸，累高堂。”刺已，以朱涅之，深入肌里。然后徒步行。

逾武定^⑦，近德州^⑧界，山雨暴至，装负淋漓，瞰岭后有古精蓝^⑨，即奔入暂避，意待霁而后行。久之日暮，雨淅沥如故，遂决意止宿。视庙中断井颓垣，神鬼露处，惟中殿尚能避风雨。香案尘渍，杂蜡泪，抽刀铲削，以案作榻。遂对神再拜，祝而高坐，咽囊中干猴，倚装假寐。夜阑顿醒，视月色晶莹，两廊鬼判欲攫人，心亦不惧。甫再交睫，闻窸窣声，睨之，一二八好女子，自龕后徐步出，妆虽不整，貌惨淡，衣朴素，而五官位置极丽端。宛转下庭阶，迎月长叹，掬破瓮中雨水饮，啜啜有声。饮已，跪伏神座下，喃喃不能辨。郝毛发森竖，意为鬼魅无疑。抽刀跃起，大呼曰：“死魔敢尔！”女子应声倒，近身详视，有形质，以手抚，肌尚温，大诧曰：“人耶鬼耶？幸未孟浪！”遂殷殷唤苏醒，缓缓询踪迹。

女子泣诉曰：“妾海州人，小字红红。亲卒，为恶叔诱

卖勾栏中，誓死不接客，鸨母痛楚之。蒙东村李秀才名郝字伯调者，怜而买为妾，希育子，甚相爱。诂家室悍妒，动即詈挞。昨侍早妆，失手碎玉搔头^⑩，遽呼烙铁，妾怖而急遁，潜伏于此，已三日不食。顷口燥，就瓮饮，实不意惊大王，乞赐剑下死，妾目瞑，胜于朝秦暮楚^⑪，亦绝不居地下，唱《比红儿》^⑫诗也。”郝大笑曰：“我以子为妖，子以我为盗，两误矣。我非绿林豪，乃武孝廉，子勿怖。”分干糒与之食。

霎时天向晨，详问夫家远迩，曰：“二十里。”曰：“送子归去来。”女泣，似不愿行。曰：“痴矣，无论寒饿煞，即有匪徒至，能保贞以生乎？吾送子回，当认我为姨父，我能代子区处^⑬。”女始随之行。纤足步泥淖，颇滑挞，郝曰：“子速行，若欲步步生莲花，不误乃公事耶？”女泣言其急，郝自思男女有别，挽之负之均不可，乃铺巨袱于地，令女蜷卧于上，裹之如襦褌，左负装而右挈女，提携如幼孩，令女口授路径，行如飞。

顷刻至村中，犹家家闭户寝。女出指门，叩之三四声，一村佣出，睨女立郝后，遽反奔。闻宅内妇人声，音破裂如鸱鸢啼，云：“吾道小妮子不正经，果偕破野头^⑭来，反图赖一顶绿头巾，诰赠汝矣，尚以老娘为盲耶？来即执之，烤且烙，方泄吾恨！若左袒，宁先见杀！”旋闻喧嚷索杖声，开户索履声。

一男子披衣奔出，瞠目视，低告曰：“此即藁砧也。”郝颌之，略拱手，即放步入厅事高坐，命女与生旁坐，凝视再四，遽问曰：“男子，汝即李秀才乎？”曰：“然。”曰：“此即汝之小妻乎？”曰：“然。”曰：“后宅汹汹者，汝之大妇乎？”乃战兢羞愧不敢答。郝即捧腹大笑，声琅琅震屋瓦。

村人无老少男妇，或立或坐，济济满堂。忽一蓬头姬走出唤女，郝止之，旋有赤脚婢唤且挽，郝更止之。突一杵飞出，中女臂；又一砖来，中郝肩，如不觉。妇怒吼而奔出，面靛色，目燥裂，发蓬髻^⑤，出即挝女，又箠其夫，语且侵客，郝仍如不觉。妇吼怒詈骂声，女涕泣求饶声，生咨嗟太息声，郝捧腹大笑声，众纷乱排解声，声大震，如鼎沸，以致邻村父老，与妇之兄弟，咸奔至，劝妇诣内，无貽外人笑。郝大声喝止之，如晴空霹雳骤下，众声遂寂。

少顷，与众问询，自道姓氏来历，述邂逅遇女之由。言毕，戾然刀出，晶莹插几上，厉声曰：“吾试期近，不能久留。且为天地间除害去！”遽挈妇跪厅事，伸掌上下拍击，每一击则数责曰：“秀才家不过爱面孔，不与汝较，汝竟猖狂耶？红红亦好人家的女，何罪过，挞且烙耶？人我一样皮肤，挞烙汝，痛否？汝不能生子，秀才始娶妾，妾有子，即汝子，定欲置之死，视香火断，宗桃^⑥斩耶？四德^⑦无，七出^⑧备，尚装憨耶？红红背后语不足信，当面乔行，逞能抵赖耶？红为吾姨侄女，今始寻觅着，当送官笞汝，岂一拍了事耶！尔夫尔邻尔兄弟均在此，敢以我为如何？若左袒，当尽杀却，况汝耶？”始拍，妇怒詈，再则呼救，再则号哭求恕，再则如豕就斩，长号而已。郝正拍且数，忽风吹衣露臂，一童子呼曰：“个位官人，臂有朱文字！”郝蓦忆父母诫，遂止。众见其凛凛如天神，不敢劝阻，至是始请入座，求曲恕。

先是女遁后，访无耗。李虽心怜，无如何。顷闻郝言，竟信而憚之深，遂长跪请罪，众亦罗拜代缓颊，郝曰：“尔曹欲罢休甚易，曷书一保状，署押与我。我会试回，验红红，若顶少一茎发，身有一伤痕，即与汝曹决死战！”众曰：“诺。”遂折券书与之。留午餐，赠赙金^⑨，不受，唯立饮一

巨觥，收刀负装怀券去。

人都成进士，官侍卫，司豹尾神枪^②，随^③木兰出征，歼寇有功，膺心简，迎养父母入都。计五载，恩授寿春镇，先回籍，始莅任。重过此境，憩路旁店，父母偶语曰：“儿气平，果贵显，当年刺臂上字，不以为痛耶？”郝蓦忆前事，惊悚直陈，且言知悔。父母骇詫，即命材官往探。

须臾，鼓乐壶觞，李生吉服负女，红红绣裳负儿，均顶香腕门外。询之，盖郝去后，大妇羞愤病卒，红红扶正，一胎生子女各一，已呀呀学语矣。坚请恩公重到山庄，笑遣之，挽益坚，村之父老，亦环叩曰：“相公锦衣回里，况又南极双辉^②，当为山野祓除不祥。”至则居以煖室^③，享以珍馐，优伶演剧，为二老寿。侍从皆厚劳。村人争宴请。生与女，晨夕问起居，如见父母礼。因述红红，并无葭莩戚，当日诡言以恐之耳。然夫妇事之，礼益恭，堂上绘郝小像，神毕肖，虔祀之，已五载矣。

村中有罗氏女，貌妍丽，生而识字通文，唯两手握固不开，衣食须婢，乡人娶妇同作苦，以致年三十，无与议婚者。素与红红善，来谒太夫人，叩膝下，红红代述其异。太夫人不信，视之，戏攀其右腕，遽开，攀左亦然，中有两玉如棋子，一文云：“罗氏女名娇娆，”一云：“年三十嫁腾蛟。”太夫人惊喜曰：“此天数也。”即聘为儿妇，借李宅成嘉礼而后去。

郝武人，字仅辨之无。镇寿春时，案牒扎符^②，皆夫人标判^③。尝于红烛下草露布^②，公侍侧，无惰容。夫人虽为公置姬妾，不妒忌。然每因公事争论，辄捋公须，使戎服跪谢而后已。官十年，父母卒，回籍。服阙^②再起，多政声，皆出自内助。每叹谓僚佐曰：“我今而后，方知阃威之可畏

也。”立命材官携金，诣李生家，为前妇建醮求忏悔。夫人生子二，妾生子三女一，子皆贵，多与红红所生子同科，世世联婚姻，若朱陈^⑧焉。

懊依氏曰：佛家有伏狮罗汉，将军岂其化身欤？不然，何毙之速也！迨至虎帐谈兵，蛾眉秉笔，一言不合，辄捋其须而屈其膝，将军身蹈李生覆辙，得毋哑然而大笑乎？所以孔雀择林，必先顾其尾。

【注释】

①夜叉：佛经说它是一种吃人的恶鬼。常用来比喻相貌丑陋、凶恶的人。

②杜兰香：神话中的仙女名。见《搜神记·杜兰香别传》。

③总兵：官名。明代遣将出征，始立总兵官、副总兵官之名。以后军务日繁，总兵官统军镇守，遂成一方武官之重职，省称总兵官为总兵。清因之，各省置提督，下分设总兵副将等官。

④得僧耳的绍：犹言得高僧僧耳的真传。

⑤不妄干人：不轻易求人。

⑥雨盖：防雨用具。

⑦武定：地名。故址在今山东惠民县。

⑧德州：地名。即今山东省德州市。

⑨精蓝：同“精兰”。即佛寺；庙。

⑩玉搔头：即玉簪。

⑪朝秦暮楚：朝在秦，暮在楚。比喻行踪不定。

⑫《比红儿》：红儿，唐鄆州李孝恭歌伎，善为音声。与罗虬相交往，后为虬所杀。虬追悔之余，作《比红儿》绝句百首，历数古来美人为比，言其皆不如红儿。事见五代王定保《唐摭言》十。

⑬区处：安排；分别处置。

⑭破野头：骂人语。即姘夫；野汉子。

⑮目燥裂，发蓬髻（燥 cǎo，草；髻 sēng，僧）：即目光凶狠，头发蓬乱。燥，嗔怒；髻，发乱。

⑯宗桃：犹宗庙。旧也用为世系之意。见《红楼梦》第一百二十回：“（英

莲) 遗一子于薛家, 以承宗桃。

⑭四德: 封建礼教指妇女应当具备的四种德行。即妇德、妇言、妇容、妇功。

⑮七出: 旧时休弃妻子的七种理由。即无子、淫佚、不事舅姑、口舌、盗窃、妒忌、恶疾。

⑯赆金: 赠给人的路费或礼物。

⑰豹尾神枪: 仪仗名。饰有豹尾的枪, 由侍卫执之, 谓之豹尾班侍卫, 随从帝后。

⑱辟 (bì, 陛): 泛指帝王出行的车驾。

⑲南极双辉: 此指两位高寿老人。

⑳煖室 (煖 yù, 郁): 温暖的房间。

㉑案牍扎符: 犹言官府文书。

㉒标判: 指撰写、批阅。

㉓草露布: 指草拟布告。

㉔服阙 (què, 确): 旧制, 父母死后守丧三年, 期满除服, 称为服阙。

㉕朱陈: 村名。在今江苏丰县东南。语出唐白居易《长庆集·朱陈村》诗: “徐州古丰县, 有村曰朱陈……一村唯两姓, 世世为婚姻。”

夜雨秋灯录续集卷一

卓 二 娘

彭泽^①孝廉宋景玉，字东墙，好狹斜游。家富有，日掳金钱为锦缠头。少娶吴氏，貌美，结缡二三月，颇静好。旋就荡妇宿，稍讽^②之，即拂袖起，誓以黄泉始相见。吴郁郁忧愤死。虽归为营斋奠^③，而心终不悻^④。契友^⑤某，疑且不平，曰：“夫人貌端好，较章台柳^⑥色高百倍，是何心性，舍珍珠而嗜疮痂？宁割席^⑦，求明示。”生曰：“仆亦不自省^⑧，无论鸩盘茶^⑨，一人勾栏，即西子南威^⑩也。近即作文，必于彼处，始得成杰构^⑪，否则枯肠而已。食非娼不甘，寝非娼不熟，虽刀锯鼎镬^⑫，不能易其性也。”友闻之，叹曰：“今而后，敬闻命矣！”出而宣于众，戒桑梓^⑬，无与婚。生内顾乏中馈，急谋胶续^⑭，媒妁去不回。大怒，以千金买艳妾，初亦静好，旋亦宠衰，月余，故态复萌。劝之，生怒曰：“贱人敢尔！”始置继挞，妾亦死。里中相诫，曰：“生女宁作娼，不嫁宋东墙。”生闻亦愧悔，然顾空闺，睹遗珪，更觉岑寂，益宿青楼。不两载，业已去其十之三。

里有谢氏卓二娘，新寡，貌仅中人，体复羸弱，愿嫁生，遣媒示意。生不耐鰥，急允诺，聘娶。人恒为二娘危，而二娘顾自若也。入门操作，如贫家妇，绝口不问前番事，

夫即归晏^⑤，惟问安否。即枕上情浓时，不问意中人若何。生反愧恧曰：“仆有奇癖，是天下女子所最恶者，卿审之乎？”二娘故谄曰：“男女体殊而性一，床第琐屑，均同乐，未知何事而好恶之悬殊？请明告妾也。”生太息曰：“风月^⑥膏肓，烟花^⑦痼疾耳。”二娘抚掌曰：“幸哉，醺也。妾前夫日坐愁叹，见粉头^⑧，面即赭，妾时劝驾，不许，反得痼疾死。今得后夫若是，妾愿足矣。”言已，袖与金帛，逼令往。生由是益放纵。

偶晤马媼，问曰：“姥终日如穿花蝶，如另有奇卉，乞导引一豁眼界，当酬以巨金。”媼曰：“郎又娶得床头生菩萨第三尊，不怕醋瓶倒耶？”生以二娘贤淑告媼，媼曰：“陶公祠畔，枣花门内，新来江南白姬，携小娇生四名，均钱树子。第一为西贾攫去，第四美尤冠，老身请为郎执鞭^⑨。”生喜，偕入门，见庭宇雅洁，笔床茶灶皆备，架上鹦鹉呼曰：“郎君来，姐姐烧好茶也！”牵珠帘，拉生入，诸婢含笑迓客。鸦髻绿裤褶，已觉可人。问媼曰：“姆即前云大钱神耶？”曰：“然。”曰：“恐吾家四官见之，当为相思死。”询四官，曰：“已为王天官公子携去看花，夕方回。”引入小阁，云即四官香巢。壁上诗笺，极夸莺燕，床头舄，奁畔粉，镜边钗，已见一斑。少顷，阿二阿三来，貌俱纤窕，亦极奉承。生神夺，呼曰：“仆当老于是乡。”媼急摄以足，耳语生曰：“阿四尤巨擘^⑩，毋遽示饕眸，为若辈小觑！”旋进珍馐，穷治水陆，笙歌鼎沸，各献所长。生乘间问芳名，二曰巧云，三曰倩云，四曰停云。二稳重，三风骚，时于席上传眉语。生虽迷惑，而意在得龙头，仅含笑小酬应。

听更柝转，忽见灯火一丛，肩舆飞至，婢挽美人出，四也。醉眼膩涩，意态阑珊^⑪，扶入香帟，即拥被寝。生微睨